

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关系的综述研究

李曼曼¹ 段如梦¹ 刘峻利¹ 金岚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 在全球化趋势与我国新课标“双文化”教育目标的共同推动下, 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已成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整理了国内外关于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关系的代表性研究, 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学生发展以及教师专业成长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优化教材中文化内容、丰富课堂教学形式、建立多元评估机制以及完善教师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等改进建议。

关键词: 英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能力; 双向促进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9

1. 引言

在深化文明互鉴、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时代语境下, 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中国英语学习者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要维度, 也是落实英语课程标准中文化意识目标的实践路径。我国《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指出“培育文化意识, 能够了解不同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 比较中外文化的异同, 发展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能力。”^[1]同时,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也要求“培养文化意识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沟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2]

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桥梁纽带, 在推动中外文明互鉴、促进跨国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 英语课程构建起学生认知全球多元文化的窗口, 是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 英语教师承担着文化传播者与价值引导者的双重使命。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 英语英语教学亟待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使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深化文明对话理解, 在文化碰撞中提升国际事务参与能力, 这既是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战略要求, 更是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4]。

然而, 当前英语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现象: 部分教师将教学重点过多放在单词语法的记忆和听说读写的训练上, 忽视了文化理解与交流能力的培养^[5]; 有些课堂延续传统讲授模式, 缺少让学生亲身体验和主动探索文化差异的机会; 还有些教学把跨文化学习简单等同于介绍西方文化, 导致课程中既缺乏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包容性展示, 也弱化了对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培养^[6]。因此, 明确跨文化能力的核心要素, 设定合理的培养目标, 探索有效的教学策略, 对改进英语教学模式、实双向促进现语言工具与人文素养双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 概念界定

2.1 文化与“文化”教学

在学术研究中,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牛津英语词典》将其定义为包含艺术、习俗、制度以及特定社会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语言学视角下,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的经典界定影响深远, 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涵盖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7]。随着研究的深入, 文化的多

作者简介: 李曼曼(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英语;

段如梦(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英语;

刘峻利(2000—),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英语;

金 岚(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英语。

维性得到更广泛的认识,学者们也尝试对其进行分类。例如,张占一(1990)在语言教学领域提出,文化可划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8]。前者指那些不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内容,而后者则指对跨文化交际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

综合上述理解,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将“文化”定义为:指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个体间顺利交流的本国及他国背景知识体系。这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艺术哲学、价值观念,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传统习俗和风土人情等。鉴于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且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因此,要有效实现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标,必须清晰理解文化的内涵,并据此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国内外学者对文化教学内容的研究呈现多维共识与本土化特色。国外学者对文化教学的内容大多强调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这与他们对“文化”定义的普遍观点相一致。例如,Hammerly(1982)将文化教学分为行为文化、事实文化和成就文化,强调人文与情感因素的融入^[9];Damen(1987)认为学生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还应通过参与文化实践来增强文化意识^[10]。美国在1999年发布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将文化内容划分为文化产物、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而Moran(2004)提出文化包含五大要素:文化观念、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社群和文化个体,这些内容是文化教学的核心^[11]。Stern(1992)则从学习者角度出发,提出文化教学应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的培养:认知成分涉及文化知识的掌握,情感成分培养学习者的同理心与好奇心,行为成分则关注文化行为的正确理解与表达^[12]。国内研究初期聚焦目的语文化教学,陈光磊(1992)从语言学角度划分语构、语义、语用文化^[13],束定芳(1996)简化为词语与话语文化^[14];林汝昌(1996)则创新性提出三层教学路径:语言结构知识-系统性文化知识-社会价值观念,实现从形式到内涵的阶梯式文化导入^[15]。整体研究演进呈现从表层知识传授到跨文化能力培养,最终迈向系统化分层教学设计的趋势。

2.2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ICC)的概念起源于Hall(1959)对“特定文化身份者与其他语言群体交流能力”的定义^[16]。随着研究的深入,虽然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的定义,但核心观点集中在特定语境中进行得体、有效互动的能力上。例如,Chen & Starosta(1996)强调“在环境适应下有效沟通的能力”^[17];Spitzberg(1994)则认为其为“在语境中恰当有效的表现”^[18];张革承等(2007)更为突出“在文化差异理解基础上的语言运用能力”^[19]。另外,在构成要素的研究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模型:首先,Chen & Starosta(1996)提出经典的三维模型,将情感(态度)、认知(知识)和行为(技能)视为核心要素;其次,Byram(2014)发展了四维模型,加入了文化批判意识,成为学界最广泛接受的框架^[20];同时,Arasaratnam(2010)则提出IMICC模型,从多元文化视角加入了动机、移情等心理因素^[21];在本土化实践方面,国内学者也提出了多样化的框架,如文秋芳(1999)的“交际能力+跨文化能力”二元结构^[22]、张红玲(2007)的态度-知识-技能三要素模型^[23],以及吴卫平(2015)基于Byram模型开发的ICCAS评估量表^[24]。总体来看,尽管理论框架存在差异,但学者们普遍认同知识、技能、态度(意识)这三个维度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3. 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关系

3.1 英语教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促进作用

3.1.1 英语教学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角色

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的过程,更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5]。首先,英语课堂通过引入多样化的文化内容,成为学生了解和接触异域文化的重要渠道,为其构建跨文化认知打下基础。其次,随着教学理念的更新,英语教学日益重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通过任务型教学、情境模拟等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和应对文化差异,提升其文化敏感性与适应能力。此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也反过来推动了英语教学目标 and 评估体系的变革,促使教学从以语言知识为核心逐步转向注重交际能力与文化素养并重的综合培养路径^[26]。由此可见,英语教学在学生跨文化能力建构中承担着语言媒介、文化桥梁与教育理念转型推动者的多重角色。

3.1.2 语言知识与文化意识的融合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交际中传递文化的核心工具^[27]。文化背景深刻影响着语言的使用方式,不同的文化语境会赋予相同的语言符号以不同的意义。因此,语言学习不仅仅是掌握语法和表达技巧,更需要对相关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有效的语言交际不仅依赖于语言技能的熟练掌握,更取决于对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28]。正因如此,语言教学应关注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将文化学习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言形式在不同语境下展现出多样的使用方式和交际功能,反映出背后深层的文化规则与社会认知结构。

当前,英语教学的目标已从单纯强调语言的准确性、流利度和语用得体的性,逐步转向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视^[29]。以往以母语者语言水平为标准的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今复杂多元的跨文化交际需求。在实际交流中,同一句话在不同文化或语境中可能具有多重含义。

3.1.3 教学方法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

随着语言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英语教学逐渐从以语法翻译法、听说法、沉默法和自然法为代表的传统教学模式,转向以“交际”为核心的交际式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该方法强调语言的真实使用场景,倡导通过实际交流和真实材料提升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30][31]}。其核心观点认为,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交流,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在真实语境中有效沟通的能力^{[32][33]}。

然而,在当前教学实践中,学生“文化失语”现象日益凸显,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学生往往难以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内容,进而在国际交流中处于不利地位^[34]。许多高中生在英语学习中更侧重于词汇、语法、阅读与写作等书面技能的训练,口语表达与实际交际能力则常被忽视^[35]。这种以考试为导向的教学倾向,削弱了学生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能力。

因此,英语教学应注重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均衡发展。听与读作为语言输入,说与写则为输出,这一输入与输出的过程涉及复杂的认知机制^[36]。若片面强化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能力,将难以实现真正的交际目标。有效的交际能力不仅要求语言形式的准确性和可行性,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语言实践能力^[37]。

3.1.4 教材内容中的文化因素分析

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以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热点为切入点,安排了丰富的真实语境交流任务,如角色对话、小组讨论和观点辩论等,并针对请求、感谢、道歉、邀请等常见交际功能进行专项训练。通过这些情境模拟与功能练习,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基本的表达技巧,还能在具体文化语境中提升语言的得体性与交际效果^[38]。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自出版以来已有十年之久。尽管其编写原则中提到了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标,但在实际教材内容中,相关跨文化交际元素的呈现并不明显,整体体现相对薄弱^[39]。

关于外研版高中英语(2019),廖莎(2024)提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过程中,教师不仅关注学生语言技能的提升,还要注重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40]。在该教材中,积极融入了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新外研版英语基本每个单元都有涉及跨文化要素,见表一。

表一: 新外研版英语单元主题与跨文化内容概览

单元	标题	跨文化内容
Unit 1	A New Start	通过对比中英校园生活,引导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校制度和学习方式,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
Unit 2	Exploring English	探讨英语的起源、发展及其在全球的使用情况,增强学生对语言多样性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认识。
Unit 3	Family Matters	介绍不同文化中家庭结构和价值观的差异,帮助学生理解和尊重多元家庭观念。
Unit 4	Friends Forever	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中友谊的表达方式和社交习惯,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Unit 5	Into the Wild	探讨各国对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态度,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全球责任感。
Unit 6	At One with Nature	介绍不同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然的敬畏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也有学者对教材中不同的跨文化内容做了分析。在对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2019版)的研究中,贾彤晖与胡美馨(2022)基于Byram与Morgan提出的文化内容分类框架,对《英语》必修1至3册中“Reading and Thinking”及“Reading and Writing”板块的文化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评估。研究涵盖了九类文化元素,包括:社会认同与群体归属、社会互动方式、信仰与行为模式、社会及政治制度、社会化与生活圈、国家历史、地理环境、传统习俗与民族特性等。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教材在内容编排中涵盖了上述九类文化主题,但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其中,“社会认同与群体归属”“信仰与行为”“国家历史”等方面的内容相对较为丰富,而涉及“社会互动”“社会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则显得较为薄弱^[41]。王永红(2024)针对不同的跨文化内容,将其分为文化符号、社会习俗、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学艺术等。这些不同的文化内容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学生需要通过学习掌握这些内容,增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认知^[42]。

3.2 跨文化交际能力对英语教学的反馈效应

3.1.5 学生学习动机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语言学家Gardner和Lambert(1972)将外语学习的动机分为两类:融入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与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43]。其中,融入型动机是指学习者希望能够融入第二语言所对应的文化社群,与其成员建立交流,并最终成为该群体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习者不仅致力于掌握语言本身,同时也愿意接纳并理解该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背景与生活方式。

因此, 跨文化学习也成为成为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动机之一。

外语学习动机也通常被划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源自学习者自身的兴趣与内在需求, 是由个体对学习内容本身产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或爱好所驱动。具备内在动机的学生往往因为对外语本身的热爱或希望深入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渴望与外国人沟通而主动学习, 因此学习动力更强, 持久性更高, 学习成效也相对较好。相比之下, 若学习动机主要出于工具性需求, 例如应付考试或获取某种实际利益, 学习者的投入度和坚持性往往较低, 取得理想成绩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令人担忧的是, 目前许多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 主要面对机械、单一的语言训练。而教学中引入文化元素, 通过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从而增强学习动机并维持其长久性^[44]。

3.1.6 教学目标的调整与重构

在新课程改革之前, 中学英语教学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 教材中过于侧重外国文化, 而对中华文化的呈现相对不足^[45]。具体表现为: 课本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较少, 教师在教学中缺乏文化融入的意识, 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评价体系也未能全面覆盖文化知识。教材内容与考试导向被认为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在初高中英语教材中,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篇幅有限, 而考试则多聚焦于语言点的考查, 忽视了文化层面的评价^[46]。在教学实践中, 很多教师仅限于讲授教材中已有的传统文化知识, 缺乏拓展与延伸, 也少有相关的教学活动设计^[47]。由于缺乏中文文化背景的融入, 学生的文化意识较为薄弱。新课改实施后, 中华文化的传播被赋予更高的重要性。新版教材中开始注重中西文化的对比与融合, 通过增加传统文化内容, 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 加强了英语学习中的文化教育功能^[48]。

3.1.7 教学内容的优化与拓展

文化内容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基础。通过了解多样的文化背景, 学生能够更深入地认知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与敏感性^[49]。教师应深入挖掘英语学科所蕴含的人文价值, 将课程主题作为基础切入点, 在讲解文化背景时结合语言知识进行分析, 同时在巩固语言知识的过程中强化社会与文化知识的教学。对于学生而言, 则需通过系统的语言技能训练, 深入体会和理解英语文化的内涵^[50]。此外, 针对常规英语课程, 教师应充分调动教材内容的活力, 深入挖掘每篇课文中蕴含的文化信息, 开展跨文化比较, 引导学生及时理解和识别文化差异。在课本知识的延伸方面, 教师可以精选反映中西文化共性与差异的英文材料, 作为补充阅读内容, 帮助学生间接了解西方的社会风貌与价值观念^[51]。依据赫尔巴特提出的教育性教学原则, 教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过程, 更是育人过程的体现。在英语教学中, 应贯彻这一理念, 使学生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 逐步培养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的思维能力以及良好的文化意识^[52]。

3.1.8 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需求

教师的专业发展应涵盖个人发展、专业成长、教学提升与组织建设四个方面。其中, 教师的个人发展不仅包括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规划设计, 还应体现出良好的处事能力与健康意识; 专业成长方面, 教师需具备持续更新知识、紧跟时代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教学提升则体现在教学资料的充分准备、教学模式的不断优化以及课程内容的动态调整; 组织建设则强调营造高效的教学环境, 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完善^[53]。

目前, 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并能将其有效融入教学的英语教师仍属少数, 开设系统且高效的跨文化交际类英语课程面临较大挑战^[54]。许多外语教师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度不高, 在相关访谈中也普遍反映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存在不足^[55]。从教师培养体系来看, 师范类外语教师的知识结构通常由“语言技能+语言学理论+教学法”构成, 文化素养与跨文化交际课程多作为选修内容零散嵌入语言技能模块中; 而非师范类毕业的教师在知识体系中涉猎跨文化教育的内容则更为有限^[56]。

然而, 在英语教学中,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教师应首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认知, 让他们认识到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有效交流, 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避免误解与冲突, 更好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 对未来的社会实践大有裨益^[57]。此外, 教师还需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中主动融入跨文化元素, 教师应在完成常规教学任务的基础上,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理解中外文化差异, 了解外国的历史、习俗和思维方式^[58]。

4. 讨论

通过对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关系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 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 并在实践中表现出双向促进的动态特征。从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运用、学生能力发展到教师专业成长等多个维度,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既依赖于英语教学的有效开展, 也不断推动英语教学目标和实践方式的更新与优化。

4.1 英语教学在跨文化能力培养中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 英语已超越基本语言工具的范畴, 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英语课堂不仅是语言知识

传授与技能训练的平台,更逐渐演变为文化意识启蒙和多元认知构建的重要场域。通过将多元文化元素融入课程内容、设计贴近真实交际的任务以及强化语境意识,英语教学正从传统语言教学逐步过渡到文化教育与综合素养培养的融合路径。交际教学法与任务型教学法的广泛运用,显著提升了学生面对文化差异时的应对能力和实际交际能力,推动了语言学习与文化认知的深度融合。

4.2 教材在跨文化意识的构建中的媒介功能

当前主流高中英语教材已逐步加强了文化元素的渗透,通过设置生活化交际场景与跨文化比较任务,引导学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提升其文化适应力和交际敏感性。然而,不同版本教材在文化内容的编排、深度与广度方面仍存在差异。有些教材中文化信息呈现较为单一或片面,文化覆盖面不均衡,难以满足多样化教学需求。因此,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补充性材料与拓展活动,增强文化输入的丰富性和教学的针对性,弥补教材在文化维度上的不足。

4.3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对英语教学的良性反馈

具有一定跨文化意识和策略储备的学习者,通常具备更强的学习动机与自主学习能力。文化兴趣能够有效转化为语言学习的内驱力,使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语言实践。与此同时,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也促使英语教学目标从传统的“语言知识掌握”转向“语言运用与文化交流并重”的综合发展模式,对教学内容安排与评价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4.4 教师的跨文化专业素养在实现文化教学目标中的重要性

教师在课堂中能否有效整合文化内容、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思辨,取决于其跨文化知识储备、教学方法掌握以及实施能力。目前,许多一线教师在文化教学方面仍面临知识储备不足、教学策略单一、实践经验匮乏等问题。师范教育阶段对跨文化教学能力的培养普遍薄弱,相关课程与培训形式尚不完善,难以满足实际教学需求。因此,应通过加强教师跨文化培训、优化课程设置、丰富教学资源,建立系统化的支持机制,以提升教师的文化教学素养,推动英语教学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协同发展。

5. 局限性

5.1 研究对象范围局限

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对大学、成人教育及职场英语等其他关键教育阶段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探讨相对薄弱,研究对象代表性与广泛性有待提升。

5.2 教师因素分析深度不足

虽然指出了教师群体在跨文化素养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但分析较为宏观,未能深入考察不同背景(如地域、经验)和教学阶段教师在培训需求、知识结构及教学实践层面的具体差异性。

5.3 教材文化内容研究方法单一

对教材文化内容的分析尽管涉及多个版本,但主要依赖定性描述,缺乏系统的横向对比和量化评估手段,对文化内容类型分布、呈现频率及深度等维度的探讨尚显不足。

6. 结论

本研究表明,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和双向促进关系。英语课堂不仅是语言学习的场所,更在文化认知和价值观培养中发挥关键作用。教材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如交际式与任务型教学法,有助于语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但应试导向仍限制了文化传播功能的发挥。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提升显著增强了学习动机,也推动了教学目标从知识传授向文化表达转变。同时,教师跨文化素养不足成为发展瓶颈,亟需系统培训与支持。因此,未来英语教学应注重文化内容建设、教学设计创新、多元评估机制的建立,以及教师专业成长的全面推动,以实现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协同提升。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5.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6.
- [3] 胡淑英.浅谈培养英语学习能力的重要性——评《新东方英语·中学生》[J].中国教育学刊,2018,(04):138.

- [4] 王静.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融合研究[M].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
- [5] 吴迪, 袁辉. 融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英语阅读教学探索[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4,47(01):24-29.
- [6] 宋晓亮. 基于跨文化交际的中西文化语言符号模因分析——评《中西文化交流史》[J].语文建设,2023,(24):84.
- [7] Tylor, E. 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 [8] 张占一. 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03): 22.
- [9] Hammerly H. Synthesi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 Illinois: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1982.
- [10] Damen L. Culture Learning: the Fifth Dimens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M].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87.
- [11] Moran, P. R. Teaching Culture: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 [12] Stern, J. 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3] 陈光磊.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03):19-30.
- [14] 束定芳. 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基础维度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J].外语界,1996(1):11-17.
- [15] 林汝昌. 外语教学的三个层次与文化导入的三个层次[J].外语界,1996(04):1-6.
- [16] HALL E T. The silent language[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9.
- [17] Chen G M, STAROSTA W J.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synthesis[A]//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96.
- [18] Spitzberg B H. A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A]// Samoar L A, Porter R E,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C]. 9th ed.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19] 张革承,张洪岩.英语全球化语境中的高中英语文化教学[J].课程.教材.教法,2007(06): 49-52.
- [20]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 [21] Arasaratnam L A, Banerjee S C, Dembek K.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MICC): Model test[J].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0, 37(3): 103-116.
- [22] 文秋芳, 王建卿, 赵彩然, 刘艳萍, 王海妹. 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J]. 外语界,2009(1): 37-43.
- [23] 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24] 吴卫平. 跨文化能力综合评价: 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25] 吴迪, 袁辉. 融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英语阅读教学探索[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4,47(01):24-29.
- [26] 李力, 李旦. 中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问题、内涵与路径[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3,46(11):32-37.
- [27] 傅蜜蜜. 论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外国语文,2018,34(05):155-160.
- [28] 唐丽伟. 当代高校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评《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融合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4,12(2):F0003.
- [29] 张玉瑶. 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学研究——高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策略探讨[J].教育进展,2024,14(5):509-515.
- [30] Canale M. Fro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o communicative language pedagogy[A]//Richards J, Schmidt R.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1983: 2-27.
- [31] Nunan D. The Learner-Centred Curriculu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 [32]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A]//Pride J B, Holmes J.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269-293.
- [33] Widdowson H G.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 [34] 何娜.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培养与评价[J].华夏教师,2025,(S1):81-83.
- [35] 蒋宇. 跨文化交际对英语教学的影响探析[J].现代英语,2024,(24):82-84.
- [36] 丁金国.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体意识[J].烟台大学学报,1997(1): 89-96.
- [37] 廖晓青. 英语教学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 [38] 唐晓. 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探讨[J].文教资料,2025,(05):134-136+140.
- [39] 俞艳凤.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材设计——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为例[J].现代英

语,2024,(21):100-102.

[40] 廖莎. 高中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研究——以 2019 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为例[J]. 校园英语,2024,(28):28-30.

[41] 贾彤晖, 胡美馨. 2019 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文化内容分析及教学建议[J]. 教学与管理,2022,(33):83-88.

[42] 王永红. 跨文化交际能力视角下高中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及其教学培养策略[J]. 学周刊,2024,(09):103-105.

[43] Gardner, R.C. and W.E. Lambert: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1972.

[44] 余茹. 新课程标准下的高中英语文化教学[D]. 华东师范大学,2009.

[45] 徐冰茜. 文化意识培养目标下的高中英语教材文化内容分析与评价[D]. 西南大学,2024.

[46] 方帆, 许宏晨. 英语教材融入本土文化研究[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4,(01):1-8.

[47] 朱神海, 潘炜杰, 黄剑清. 新课标视角下高中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36):138-143.

[48] 沈欣冉, 曾国秀. 探析中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J]. 大陆桥视野,2020,(07):122-124.

[49] 王飞. 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分析[J]. 现代英语,2020(22):96.

[50] 齐冬冬.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 中国教育学刊,2019v(S1):113-114.

[51] 潘荣成. 以跨文化意识培养为目标的英语教学体系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S1):260-262.

[52] 郑燕, 陈雪芬. 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高中英语教材探索——以人教版必修模块为例[J]. 教学与管理,2015,(07):43-45.

[53] 赵晶. 工科院校中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教学中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J]. 校园英语,2017,(42):36.

[54] 熊学亮. 英语教学的文化性分析[J]. 英语研究,2002,1(02):42-48.

[55] 吴铁军, 殷珂. 人文素质教育视角下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与前路[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23v32(12):91-98.

[56] 刘成萍. 跨文化视角下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J].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4):92-94.

[57] 李红红.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英语教学优化思路[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3,36(16):183-184+190.

[58] 邱艳芳. 跨文化意识与英语教师教育摭论[J]. 临沂大学学报,2014,36(04):40-42.

Interplay Betwee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Li Manman¹, Duan Rumeng¹, Liu Junli¹, Jin Lan¹

¹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03061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impetus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emphasizing dual "dual culture" educational goal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core literacy in English educ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representativ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teaching and ICC, and analyzes it from five persp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xtbook development, student growth,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e paper propose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cluding optimizing cultural content in textbooks, enriching classroom teaching forms, establishing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enhancing systems for cultivating teacher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Keyword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 reciprocal enhancement